



京昆之美

简墨 著

作家出版社



京
觀
之
筆

同
墨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昆之美/简墨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63-5327-4

I. ①京… II. ①简…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708 号

京昆之美

作 者: 简 墨

责任编辑: 朱 燕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14

字数: 130 千

印张: 6.875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5327-4

定价: 2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张 炜

有人告诉我：万松浦网站的“尔雅轩”文学板块上出现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作者，叫简墨。出于激赏，他们特意把这些文章逐篇打印出来，于是让我有了一次愉快的阅读。

这又一次说明，网络只是一个传播和运载工具，它可以负载极坏的东西，也可以涌流出极好的东西，可以给人以多种意想不到的惊喜。斑驳的电子之河漂来了好文字，我们完全值得打捞出来，像时下朋友为我做的这样。把这些文章展读一遍才知道，原来全是写京剧和昆曲的，是对这种完美的传统艺术的一篇篇赞赏和慨叹。一个沉入者，不无痴迷，可又是如此年轻的人。朋友说作者不仅爱好京昆，而且还精于绘画和书法。

这一代人，在传统艺术熏染之下走得这样远的，真是少见。以前当我一次又一次看着京剧，为其中的唱腔和扮相入迷时，有人就说这是老了的征兆。好像年轻就等于西方艺术和风尚的追逐，等于咖啡加摇滚之类。据说更年轻一些的，即便是西方的经典都不再看了，他们要看要听的是最新的——正在流行着的西方艺术。（西方）流行成为一个标准，且是一道年轻的门槛。那么尽快从这道门槛退出来呢？就不年轻了？

仍然年轻。不过这样的年轻，会是更为长久的、更有创造力和有个性、有见识的生命，即真正的青春和力量的显现。

盲目跟从只是一种生命力孱弱的现象，不管是因为幼稚还是衰老的原故，都大抵是如此道理。因为辨析和深入需要一种力量，这力量必来自生命的清新和强大，来自更巨量的记忆贮备以及纵横比较的识别认知能力。

我在阅读简墨这些篇章时，心里充满了快慰。这是一个多么细心的、懂得品咂生活的作者。将粉墨熟透，倾听，陶醉，忘我。再联想起对书与画的

专注，会觉得匆忙紊乱的现代生活被其过得聪明起来。实际上没有什么会比我们的书法及绘画——更有这里的京昆——再能够温文我们性情的了。它陪伴我们的晴耕雨读，使我们变得深沉起来，安稳起来，让日子迎送得更加工整有序。

人生穿行在长长短短的时光里，总要踏着一一种节奏，这节奏原是有许多的。摇滚是一种节奏，京昆也是一种节奏。让我们慢下来，再慢下来，享受这不无艰辛的幸福生活。简墨以不太大的年龄即感受了中华文化的古老节奏，真是难能可贵。这样的心情，或许只有经历漫长滋养的老年人才会拾得。

我注意到作者纯粹的口味：几乎不太提到新改编的古装戏或现代戏。是的，京剧（或昆曲）作为一个概念，在这里是需要十分完整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唱腔的模拟和因袭，而要是它的全部：从服饰到口吻再到剧情，更包含了唱念做打，甚至还有岁月给予的一层荧光，有它神秘的闪烁。

从如上的隐而不彰的苛刻要求来说，稍稍粗糙一点的食物人家是不吃的。食不厌精，这在文化艺术方面就尤其如此。

一些现代京戏的吵闹、逼真的实景，连同没有根柢的对白与唱词，让人觉得它们其实只是本门艺术的赝品，或者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京剧的写意性格，文静辽远，某些当代京剧制作者压根就不通。京剧遇上热情的现代“老赶”，也是一种不幸。

简墨恰恰深得这写意之妙，有悟有感有叹，是这些文字的最长处。

也正是从这里起步，才能步入京昆之堂奥。由此再拖迤到国画、书法那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行草之飘逸，篆隶之高古，都会在京昆之中一一再现。遥遥舞台之上，分明是一帧活动着的水墨丹青。

我读了这些文字，更浓厚起来的情绪，更多一分的冲动，是从头细细地看那些老戏。它们其实是永远年轻的艺术。谁拥有了它们，谁就拥有了长长的青春。

另外，我还得赞扬这些字与句，它们安造得好，活泼灵动，读来传神达意。

2009年9月2日

目录

序	张炜 / 1
之一	水袖 / 1
之二	大风吹 / 6
之三	那些长胡子的人啊 / 11
之四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 16
之五	又是一番红紫 / 21
之六	卿家哪里 / 26
之七	妹妹万岁 / 32
之八	一声何满子 / 37
之九	坐宫念白说程派 / 43
之十	大人原来是小人 / 49
之十一	卿应怜我我怜卿 / 55
之十二	突然一朵莲花 / 61
之十三	男儿何不带吴钩 / 68
之十四	暗香浮动月黄昏 / 74
之十五	一别江山（一） / 83

- 之十六 一别江山（二） / 90
- 之十七 人间别久不成悲 / 95
- 之十八 长亭短亭之秘密的罐子 / 101
- 之十九 长亭短亭之千古一月 / 107
- 之二十 弹剑而歌 / 113
- 之二十一 一瞥玫瑰 / 119
- 之二十二 金炉应见旧残煤 / 125
- 之二十三 笑脸还须待我开 / 131
- 之二十四 不知何事萦怀抱 / 139
- 之二十五 断臂心折 / 148
- 之二十六 哑剧倾听 / 154
- 之二十七 自君别后 / 162
- 之二十八 声声秋水慢 / 169
- 之二十九 诗人曹操 / 177
- 之三十 暗室有灯 / 184
- 之三十一 打马过春天 / 193
- 之三十二 水边说雅 / 200
- 唇语（代后记） / 207

之一

水袖

谁晓得，这样一个中国画般高古写意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时候、哪个发明出来的？

这是一个可以洒出清凉而凛冽的名字。默写，一层复一层，仿佛迎风遣香的花朵；低吟，一波又一波，有如照夜成昼的满月……这样叫人欢喜怜爱的一个名字。

无论在生活里，图画中，或是电影上，你看过任何一条河流——长江或黄河，秦淮或徒骇，或随便什么，那发自高原或山涧源头的河流，干净的，澄澈的，长长的，迤迤的，江山宁静，思念迂阔，它在月光或日光下的波动，那银子或金子一样，温存动人的律动翩跹，秋波欲横流，轻引樱桃破，舞着歌着吟着念着勾挂起当年那些旧烟月，是怎样扑入我们本就柔软的心？

水袖就是这样一条河流，一条素面朝天的河流，一条旖旎无限的河流，一条惆怅不已的河流。

从诗经、楚辞，或乐府、宋词中蹀躞而出，或小说或诗或散文一般，那个眸子波光潋潋的女孩儿家踩着节拍上场了：合德、飞燕、盈盈、玉环，蔷薇、香兰、栀子、牡丹……总之，端的是个贞静的大家小姐，或顽皮的闺中少女。她来在爱人眼前，倚树傍石，桂栋兰

撩，匹配着繁花似锦的春的和爱的盛态，跟真事儿似的，她蜂腰款摆，莲步轻移，一遍遍眉眼不睁、矜持吧唧地投袖、扬袖、荡袖、摆袖、掸袖、叠袖、搭袖、绕袖、撩袖、折袖、挑袖……露出藕节也似的皓腕，整冠、整衣、整鬓，都把水袖当了最便宜的道具——你以为哪，说妩媚，论风情，低首，绞眉，回眸，莞尔……恋爱中的谁不是演戏？随身带着道具？

她娇羞，便把水袖高高抬起，一只手扯起另一只水袖遮着脸儿，当了屏风，想看又不好意思，然而还是从那缝隙，从那上头，偷偷觑着那人，飞快地看了——那看可真叫个看——只那一眼睇去，她就颊边飞霞，他即浸骨浹髓。水袖的河流把两个环抱，怡红快绿，鸂鶒香浓，烟雨银波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一时齐聚，都对了景儿。

总也有小吵小闹小别扭的时候：他把她得罪了，左一躬右一躬，忙不迭地赔情，他的水袖的小浪花涌向爱人，像音符叮当作响。她其实早已不生他的气，可还是横竖不管，把她的水袖的小波纹复漫卷给他——她掷袖、抛袖，使“连环袖”，半是薄怨，佯作轻嗔，还真的拭泪，假意拂尘，如同迷宫似的袖里开了花朵，那朵朵莲香把他醉到不行……

为爱踟躅的时候也还是有的，如同避不掉的舞歇歌沉人倦。她的爱人遭贼人陷害，需要她想办法，拿主意，泼命救回。于是，她就背袖——将水袖在背后垂下一角，背着手慢慢踱，慢慢踱，沉吟，低徊，细细思量，小心忖度，而后心意决绝，作“风摆袖”，奔大无畏而去，一心为那人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那条沉默的、乖乖的河流就陪着她，衬着她，丰姿娉婷，清影伶仃。

不管多么不乐意，从来都有女孩儿家被负的折子轮番地上演——爱情这琉璃，到底是不牢靠的，他心猿意马，二三其德：为

此，那水袖，她把它收、收、收、收、收……然后，“啪”地一放，倏然甩向空中，立刻，白色的汉字溅得满台都是，一如狂草书就的巨幅状词，淋淋漓漓，雷霆万钧。接着，她开始如风搅雪地翻袖——把水袖高举过头，往外侧一翻，再翻，越来越快速地翻，白浪滔天地翻，杜宇泣血地翻……口中或哭或叹，她的不甘，和幽怨，直是把这条河流搅动成翻江倒海、银河倾落……

哦，大凡古老的戏曲，不管是京、昆、越、豫、黄梅抑或秦腔，任何方言的演出，剧中闺阁女儿或乘袭稀世才貌，或天造的姿色平平，她的水袖，都莫不是她生命的一部分。说来也倒罢了，不过是一段长方形雪白纺绸——在戏曲的唱词里，它被叫了“冰绡”，它挂那儿不动时应该就是一段冰封了的河流吧——伊已微妙地成为女孩儿家玉手的延展，挟丰稔的感情、思想、姿态，带如花似玉的爱情，可羞可怒，可喜可哀……叫她活色生香。

用它来相挽，永远若即若离，如胶似漆；但盛怒之下，拂袖而去，却韧而有力，风生水起；郎情妾意，四臂交缠不免绕并一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然倩女思春，划袜步阶，行行复行行，一双水袖，又宛如姊妹花摇曳生姿，乱云出峡，难掩心事……水袖这边厢反反复复，重重叠叠，那边厢舒舒展展，洋洋洒洒，直是当得剧中一个人物，有血有肉，不可或缺。

和水袖有关系的，想起一个人：霍小玉，和别一种的惊心。

除了听，近来还一腔热血地喜欢上摩挲纸上的旧戏文。翻唐代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兼千方百计地寻了原唱的片子，对照观看汤显祖据此改变的名剧《紫钗记》（可惜，他老人家给安排了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舍掉了多么优美的水袖舞）：才子李益和名妓霍小玉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李益任官，返乡觐亲时由母代他订亲表妹

卢氏，李益遵从母命迎娶卢氏，与小玉断绝往来。而痴情小玉，日夜思念以至卧病不起，一黄衫客路见不平，诱李益往小玉处，小玉痛斥李益变心负情，言死后誓做厉鬼纠缠，使益终生不得安宁，小玉就此长恸而绝，而后上门声讨，厮缠她的“反掌袖”——那样执著、不甘的寻觅，怕不就是反掌成仇？

由于忒过凄婉悱恻，于是，在读和看的当儿，我一直忍不住去想小玉的爱情，就如那洁白无瑕而终染了斑点的水袖，轻灵深秀，舒卷开合，天真烂漫，还不是落得乱云飞渡，星月不升，魂销魄散？

呀，思来叫人好不缠绵缱绻，柔肠寸断。而事实上，带了盎然光芒的女孩儿家的爱情，尤其是特别美丽的女孩儿变做的比她们做女孩儿时更加美丽一千倍的女鬼们的爱情，怕不恰似了那半截渐渐浸透、无可名状、美到不可方物，却也最终必将同岁月一同香消玉殒的水袖？爱情所经过的地方，就是《诗经》中的那片水域。岸上绕遍了藤条，水鸟停在幽深的枝上……像所有绝美故事的起初。

与此相类的，还有改编自明传奇《焚香记》的折子戏《情探》。讲的也是名妓敦桂英亡魂进京活捉负心人王魁的故事。其间水袖的运用益发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叫人忍不住地叹息——叹为观止。

唉，如同水袖功夫的练就如同河流之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样，我们的爱情也总是激流细流地千回百转，来得那么不易。

但是，凡此两种，均属沙砾横陈在珠贝里等滴泪成金的微小概率，以及漫漫光阴。于是，不得不问：这世间有足够力量兼足够幸运可轻易恬然舞动、消受终生的又有几个呢？纵有，他、他、他，他可等得？

只有见地。

名词解释：

水袖：中国戏曲中人物服装袖子前面装饰的一块白绸子。演员在表演中可通过使用水袖各种不同技巧来刻画人物性格，表达喜怒哀乐的感情，运用得当能胜过千言万语。水袖功也能展现演员的表演功力，但演员表演水袖功必须有思想，有内容，有生活根据，并达到一定的目的性，不能单纯地卖弄技巧。

之二

大风吹

循例，总会有一场滔天的欢乐在前的。

或是春阳四泄，惠风和畅，桃花灼灼，杨柳依依，夫妻们将着包裹，行在其间，正所谓“荒郊野外有天堂”。

他样貌英挺，布衣洁净，她花容月貌，簪环素朴。他们正逃脱了劳役，往自由处行。他看她娇媚无限，不由心中爱得紧。要怎样表达呢？逡巡周围，他发现枝头花开，颤巍巍，红鲜鲜，笑得正好，便随手折下，示意她近前，与她佩戴。她呢？一时羞了，颊边先飞上了花儿两朵。他则笑吟吟，有点逗趣地故意找她的目光，碰上。她脸上的花朵和鬓边的花朵相映衬，和心中爱情的花朵相映衬，更见了春意无边。

然而，更叫人羞的事情还有呢——她心中忖度，该不该把这消息告诉他呢？如果非告诉不可——呀，直是非告诉不可呢——如果非告诉不可，要怎样说呢？

也一起过了些年了吧？就是仍这么羞。不可思议极了，然而她的可爱处也在这里。

思想间，她一眼瞄到爱人的衣衫有破损处，便径自从蓝色小碎花的包裹中取了针线，帮他缝补。适逢低头咬断线头儿的刹那，她还

是鼓足勇气对他开口道，那道白叮当响脆，累累然如贯珠：夫君，你，你……我，我的腹中已然有了你的骨肉了……

他有些发蒙。一个为了挣父亲的棺材板而卖身苦作三年、孤独无依的穷小子，天上掉下个澄澈清明的仙子妹妹做老婆，热菜热饭、贴心贴肝地温暖着自己凉透了的人生，已经是梦游，这个果真不食人间烟火的好爱人，就要为自己诞下一个小小的自己了么？

这个蒙把他竟喜住在了那里。好一阵子怔忡无言。

然而，喷薄的欢乐还是来了。他像一个当下的小伙子一般，把她忽地抱起，像拔起一棵绿莹莹的小树。他开怀地笑啊，吻着怀中的爱人，不知道停止。

看着他笑，她也便笑。

蓝天蓝，黄土黄，天上有五彩鸟儿飞过。

可是，可是，大风开始吹。

大风吹，大风吹。

它似乎是个急性子，暴脾气，不等戏里戏外的人儿缓过神，还在一团柔媚，它便哗啦啦席卷了一切，狠狠的，不留点滴。

她开始明白：永远的分别在眼前。

她支走爱人，向天哀求，哭诉，质问，痛斥；她被风掀翻在地，发乱，衣皱，挣扎，跌扑……她被风带走。她清俊，聪敏，顽皮，可人，可还是被带回了她的“蓬莱村”，那个“朝朝暮暮数行云”的、冰冷的“村庄”。

大风吹过。大风对垒神，大风胜。

又或者，这样的大风还是吹在怀揣爱情梦想的两个人中间——哦，不，刚才是人和神之间，现在讲的，是人和妖之间。还是他和她历尽辛苦，赢得爱情战役的胜利。

空气里透着微微寒冷的味道，但是已经挡不住初春的讯息。一树树洁白的梨花李花扶桑花令人爱到骨子里。他和她春风八面，莺啼晓树，欢喜到哭。正欲庆祝，忽然的，大风也便肆虐起来。

他被它吹到别处，她则和它周旋，谈判，步步为营。

她言讲“我愿意打入红尘，与夫君酸甜同命。宁丢弃千年道行，宁离却蓬莱仙境，决不负患难夫妻海誓山盟”，其志固诚，其情堪哀。那样的泣血一恸竟不料得到了它的允许，只是身份必须全部变换：脱尽鱼皮，成为凡人；改掉千金，成为民女。

为了爱情，女子们怕过什么呢？

于是，大风吹，继续吹，可劲儿地吹。

一向明艳照人的她衣袂飞扬，科头跣足，花容失色，眼神痛楚，她被它蹂躏，摧折，揪打，活剥……疼痛和屈辱如红字一样，烙进胸膛——惨烈到不能再惨烈，事情到了这一步，简直带着血腥了。可她眼神中，满蕴着燕子低低飞过旷野时的无畏。

然而，是怎么啦？舞台的中央，追光一束，温柔罩着的，躺在那里，失去知觉的，不再是那个披金戴银、天之骄女的大家闺秀了，她布衣荆钗，长相一般，可她的爱人过来，一把拥住了她。

大风吹过。大风对垒妖，终成平局。

人和人之间又怎样呢？唉，他们中间呀，到底还是有风吹着的。

他和她，郎才女貌，青梅竹马，日子盛美，举案齐眉。又有诗歌唱酬，实在是人间第一名的神仙眷侣。

可他的妈妈，纵然她低眉顺眼，小心侍奉，就是喜欢不起来这个儿媳。是她太漂亮了？还是妈妈更年期？只有天晓得。

总之，妈妈挑剔，刁钻，难为，逼迫，终究还是使劳燕分飞。

大风吹。

可是，爱情啊，这种东西，怕不就是那连天的野草，任凭东风恁恶，我却要生长。

即便她就忍痛嫁了别人，他就另娶了妻。

岁月的大风接着吹起来，让他们一直在风里，站立不住，颤栗不已。

后来，他和她偶或碰在一个园子里，春如旧，人空瘦，他和她都已经憔悴得有点不成样子了。

他提笔在粉壁上题了词，那辉映千古的词，却在彼时刺伤了她的心。

她当即和了他同题的另一阕，掩面而泣。之后，便“病魂常似秋千索”，遂郁郁而终。

比起死别，生离何足挂齿！只是无端想起，她在最后一刻，是不是痛着？

岁月的大风继续吹，吹沙一样地吹，吹箫一样地吹，不知人间忧欢。他也终于在寡欢的日子里，被岁月吹到了四十四年之后的七十五岁的高龄。他常常倚杖看春波蓝绿，想她的惊鸿照影，踟躅在那个园子——先前有多么伤感、后来就有多么著名的园子。

空寂的舞台上，听不到掌声，和嘘声，只有雪白的发须，衬着红红的爱情，不死的爱人光照四野，把大风们比了下去。

谢天谢地，被牵走魂灵的看客的心总算回到了躯体里——

这一个回合，大风对垒人，人胜。

此次的胜利，像上天的手指缝儿里漏掉的一缕佛光，是施舍，却也仁慈。

文中所述剧情简介：

《天仙配》：本为安庆黄梅戏戏曲传统经典剧目，后移植为京剧，梅兰芳大师曾有精彩演绎。董永卖身葬父，玉帝第七女（七仙女），私自下凡，与董结为夫妇。后玉帝逼迫七女返回天庭，夫妻忍痛分别。董永行孝故事在魏晋时已见于曹植《灵芝篇》和干宝《搜神记》。戏曲或名《织锦记》、《百日缘》、《槐荫树》。

《追鱼》：本为湘剧，移植为越剧和京剧。书生张珍与丞相之女牡丹幼年订婚，后张珍因父母去世，只得投亲相府。丞相命张珍暂居后花园碧波潭畔草庐中读书，伺机退婚。深居碧波潭的鲤鱼精见其敦厚，变做牡丹小姐与他相会，后甘愿弃千年道行，忍痛脱去金鳞转为凡人，与之永聚。

《钗头凤》：荀派名剧。南宋时，才子陆游幼与表妹唐蕙仙缔结姻缘，后被迫分开。陆游矢志不娶，蕙仙另嫁。一日，陆游于园中窥见唐蕙仙，遂题《钗头凤》一词于帕，寄与蕙仙。蕙仙读了，大恸成疾，因久积闷郁，病已垂危。缺月终未得圆，致成千古遗恨。而陆游未能忘情，一生为念。